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六十一回 山中習靜觀朝槿

黑金剛打個手勢，大家不約而同把椅子拉過來，圍坐在普拉格拉對面。格瑞達當然坐在正中央，睜著一雙水汪汪的眸子，就像個痴心的歌迷，好不容易面對心目中的偶像，正打算獻出一切。普拉格拉不再推卻，這該是他生平最賞心悅目的講演，恨不得把肚子裡的「真絲」傾吐一盡。其實天下並不是哥白尼、牛頓和愛因斯坦之輩太少，而是具有天然磁力的學生不多，以至於瑰寶深埋，真理蒙塵。

普拉格拉只看得見一個聽眾，問格瑞達：「妳知道什麼叫量子吧？」

格瑞達已經醉了，她眼中閃著渴望的淚光，有如沉醉在幸福裡的孺子，半仰著頭，羞赧地搖了搖頭。

普拉格拉想了一想，又說：「電子呢？」格瑞達展眼舒眉，點點頭。他得意了，終於找到交集了，磁力就是這樣開始的：「其實，電子就是能量集中、穩定的量子。簡單一點說，假定有一鍋麥片粥，如果妳沖了很多水，粥就變稀了，那是麥的澱粉在擴散，麥片也一點一點的溶解，懂不懂？」格瑞達微微一笑，連連點頭。

千金難買一笑，這裡普拉格拉正挖空心思，黑金剛卻等不及了，他只想知道磁通子是什麼，如何下手破壞，便問：「請問博士，這與磁通子有什麼關係？」

普拉格拉瞪了黑金剛一眼，不耐煩的說：「當然有關係，你聽下去就懂了。」他回過頭，仍舊對著格瑞達說：「當水少時，鍋裡的麥片粥就很稠，水多，粥就稀，對吧！不論粥是稠是稀，我們可以稱之為『麥片粥場』。假如我們換個題材，比如說宇宙的能量，那也是一樣的，整個宇宙是個『能場』，用力來看叫『磁場』，電就叫『電場』……」

格瑞達高興地說：「我懂了，賣東西就叫市場，比賽足球的叫足球場。」

黑金剛提醒她：「妓女是人肉場，交戰是流血場！」

普拉格拉耐心地說：「噢！差不多，總之，場的範圍越大，場效就越低。場的能量和其距離平方成反比……」

格瑞達不願意，問：「為什麼要與距離平方成反比呢？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問得好！當妳和妳愛人相處時，是不是越近力量越大，相距很遠時，因為點擴大成體，情愛的力量就越來越小？」

格瑞達嘴一撇，說：「才不是，當我喜歡一個人的時候，越遠想得越深！」她這一反駁，惹得全場哈哈大笑。

黑金剛忍不住了，說：「格瑞達！別打岔！」

普拉格拉忙說：「她說得好極了！只是這個場有時間和空間兩個參數，人常把時空分開來看，但是在自然界兩者卻是不能分割的一體。所以，妳以往的情人，比如說三十年前的，對妳還有吸引力嗎？」

格瑞達低下頭去，幽幽地說：「博士，你是過來人嘛！」

普拉格拉笑著說：「對了，由麥片粥來看，每一粒麥子，它的力是隨時空距離漸漸減少的，所以我們無法定義，從哪裡到哪裡算一粒麥子。」

格瑞達一斂容，說：「我真的懂了，所以科學家只能用『量子』這個名稱，而且量子只有『量』沒有『體』。」

普拉格拉興奮得臉都紅了：「了不起，妳真是天才！一聽就懂！」

格瑞達得到鼓勵，逕下結論：「那磁場的麥子就叫磁子，電場的麥子就叫電子，普拉格拉博士，你說是不是這樣？」

普拉格拉反而給搞糊塗了，詫道：「什麼磁場的麥子？」

格瑞達說：「麥片粥場有麥子，磁場當然有和麥子一樣的磁子囉！」

普拉格拉忙說：「也沒有這樣簡單，在宇宙力場中，時空可以視為運動場，而電場與磁場是垂直的，電磁場與運動場也是垂直的，所以形成了三維的宇宙。正因如此，在三維一體的宇宙中，磁在運動場中可以得到電力，電在運動場中也可以得到磁力，而電場在磁場中得到宇宙能量的運動力。」

這下輪到古嚕嚕有興趣了：「照博士的說法，電磁波就是宇宙能量的運動力。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正是，只是這是目前科學已知的現象，照排列組合看來，運動場可以在磁場或電場中產生另一種力，磁場也可以在電場中產生另一種力……」

古嚕嚕打斷他：「磁通線是磁場的軌跡，所以磁在電場中可以產生磁通量子！」

普拉格拉大驚，瞅著古嚕嚕突然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古嚕嚕知道失言了，只好自我解嘲說：「我是印度人，我在猜謎，既然麥片粥在鍋場中有麥片量子，磁在電鍋中當然可以煮出磁通量子。」

這一番話惹來全場哄堂大笑，普拉格拉想想也覺得可笑，但還是起了戒心，正要說話，卻見格瑞達站起來，柳腰一擺，指著古嚕嚕說：「你這瘦皮猴！不去照照鏡子！憑你！猜什麼謎？連你老婆肚子場中有幾個兒量子都不知道！」全場更是歡聲雷動。

格瑞達轉身對普拉格拉說：「博士，不要理他，他平時就喜歡胡說，老是唬我們，說太陽是繞著他轉的！」

普拉格拉面前衝起一團火山，一時血脈賁張，什麼都忘了，也笑著說：「妳才是太陽呀！他是想妳繞著他轉。」

格瑞達臉紅了，軟綿綿地說：「我呀！我只繞著磁通子轉！」

普拉格拉重新打起精神，想了想，說：「這是科學，不是玩笑，偶而輕鬆一下無妨。我們先放下這些理論不談，事實上我們已經做到了。」

黑金剛問：「做到了什麼？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建立超大磁場。」

黑金剛問：「做什麼用？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做什麼用？用處太多了，比如……」他腦筋突然一片空白，瞄了格瑞達一眼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黑金剛代答道：「博士，我可以想像到，除了將它引爆，傷害無數的生命之外，不可能還有別的使用。」

普拉格拉無力地說：「為什麼一定要談有什麼用呢？哥白尼提出地動說，當時有什麼用？牛頓的三大力學，在那時又有什麼用？要知道整個人類文明便是這樣進步的！因為他們，我們才有科學，才有現代化的社會，才有真正的幸福！」

黑金剛說：「看看二十世紀的科學成果吧！是生態破壞！是社會污染！是電腦統治！是虛幻世界！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我是科學家！你說的是一些野心份子濫用科技的結果。如果善用它，人類社會才有希望！」

黑金剛又說：「科學家不知人間事，技術能量越大，危險性越高！你憑什麼保證你的研究成果不會被野心家利用？」

一旁觀察的四法王正要發作，轉而一想，何不藉此瞭解一下普拉格拉真正的心態。他望了黑金剛一眼，繼續保持沉默。

普拉格拉說：「我不做出成績來，別人怎麼知道我是科學家？」

黑金剛問：「為什麼一定要別人知道你是科學家呢？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因為科學家才能受到別人尊重！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同！」

古嚕嚕插口說：「博士，你想想吧！像格瑞達這樣如花似玉，濃情勝蜜的佳人，如果把地球毀了，您還能到哪裡去找？」

普拉格拉親切地說：「正是這個原因呀！像這樣的絕色美女，舉世只能有一個。如果我不是重要人物，怎麼輪得到我呢？」

格瑞達深情款款地望著他，輕輕說：「博士，他們不懂的，吸力就是吸力！」

普拉格拉頹然坐下，雙手掩面，說：「妳為什麼現在才出現？」

格瑞達說：「這個世界上，天才也難找呀！」

普拉格拉嘆口氣說：「太晚了，詩人說晚霞是最美的，因為馬上就要消失了！」

格瑞達安慰他說：「別那麼悲觀，你的磁通子一定能挽救世界的。」

普拉格拉搖頭說：「不可能！我們正步向毀滅！」

格瑞達詫異了，問：「你為什麼這樣說？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我們已經建造了能夠毀滅地球的超級磁場！」

格瑞達嫣然一笑，說：「博士，你能建，當然就能拆！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不可能，在初建的時候，一種無比的成就感讓我們忽略了明明知道的後果。現在建成了，磁場能量之大……」

他看了看黑金剛，那句話確實說到他心坎裡：「沒錯！除了引爆，導致大量生命損失之外，別無他用。」

人人屏息以待，他思量了一下，又說：「但是理論上可以與時空動場係數交換，用負時空場中和！或許還……」

格瑞達問：「怎麼和負時空場中和？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如果用科幻小說的講法，或許可以說是超時空旅行吧！」

格瑞達興奮地說：「那不是很好嗎？」

普拉格拉拼命搖頭：「不好！不好！」他兩手撐著低垂的頭，沉默了很久。最後抬頭說：「其實剛才那位先生說得對，科學進步得太快了，我們對很多事情還沒有瞭解清楚，就大肆濫用。像個不懂人事的孩童，手上捧著原子彈，隨時可能導致人類的悲劇。荒唐的是，科學家還戴著桂冠，還美其名為自由意志！結果是自取滅亡！」

格瑞達說：「如果時光倒流，我們可以把今天的經驗告訴前人，不是可以避免這些可怕的後果嗎？」

普拉格拉說：「也沒有那麼簡單，首先是限於人的無知與短視，在事情沒有發生之前，又有誰相信呢？」

「曾經有個老祖母假說，是說有個人因為老祖母的溺愛，行為不端，成了殺人犯。後來科學發達，有了時空旅行機器，便用他來做實驗。他通過時空旅行機，回到了老祖母年輕的時代，把她殺死了。」

「結果是他祖母沒有結婚就死了，所以他父親也不可能出生，他自己也根本不存在。問題是，他怎麼可能殺人，又怎麼回到過去？」

眾人心情都感到無比的沉重。

良久，黑金剛問：「那你們打算怎麼辦？」

普拉格拉苦笑道：「你是說我們吧？老實說，我不知道。」

四法王突然大聲喝道：「好大的膽子，原來都是你從中作梗！怪不得一拖再拖，你還騙我們，老說能量不夠！」

普拉格拉也被激怒了，說：「我沒騙你們！是法王說要翻轉地函，我說能量不夠！我只是不懂，你哥哥口口聲聲要復國，如果把地球毀了，還復什麼國？」

四法王哼了一聲，回道：「你懂什麼？我們的國度在天堂！我們的主在考驗我們的信心，地球毀滅了，我們才能上天堂！」

普拉格拉恍然大悟，說：「原來如此！那我不是來陪你們送死的嗎？」

就在這劍拔弩張之時，突然一陣陣嘍咻之聲自南區傳來。四法王心神一驚，立說：「是杏姑！」

普拉格拉也是神色陡變，立時換了一副面貌：「她怎麼了？」

自從在湖畔見到普拉格拉，回來後杏姑心緒極不穩定。桃姑對這位小妹疼愛得無微不至，她以為四法王的事已成定局，心情大為寬暢，便安慰道：「小妹，我已經死心塌地，今生是跟定他了。老實說，阿米哈米人品不壞，我們一起伺候他，彼此也有個照應，你就別胡思亂想了。」

杏姑無奈地說：「我們姐妹三人都被他包了，天下哪有這等好事？」

桃姑苦笑道：「誰叫我們生來苦命！我和妳二姐不是……」

杏姑打斷她道：「別再說了！我恨男人！」

桃姑嘆口氣說：「恨？誰不恨？現在人能長生，連來生再做男人都不可能了。」

杏姑說：「姐姐，我很煩，現在不談這些好嗎？」

桃姑說：「不是我喜歡談，阿米哈米天天逼我，要妳表態。」

杏姑說：「妳告訴他，我對蠱神發過誓，明年才破瓜！」

桃姑說：「你以為我沒說過？可是他不信蠱神，沒法子。」

這時李姑走進來，對杏姑說：「小妹，你就可憐我們兩個姐姐吧！這事妳答不答應都由不得妳。再說法王看中了，別人高興還來不及呢！」

杏姑反問道：「這麼說，妳很高興了？」

李姑羞紅了臉，說：「這種事要妳自己去品味，反正我也沒閒著，多一個妳，我只有更自由更快活些。」

桃姑啞道：「小妹還是閨女，別說這些瞎話！」

李姑臉一板，反駁道：「瞎話？不是我們維護著，她早就被……」

杏姑突地站起，厲聲說：「二姐！住口！我不要聽！」

李姑也不干示弱，罵道：「不要聽也得聽！妳是什麼三貞九節的烈女？守什麼人的活寡？我們是為妳好，否則讓法王強暴妳，妳也不能不屈服！」

杏姑氣得發抖，顫聲說：「我什麼都不是！誰敢侵犯我，我就跟他同歸於盡！」

桃姑深知這個么妹個性剛烈，說到做到。每次談到這件事，姐妹間就大傷和氣。這時見情勢緊繃，便拉著李姑，把她勸出房去了。

杏姑一方面為四法王的事煩惱不已，腦海中不時又浮出普拉格拉的影子。一想到他，一種強烈的感受油然而生，是無比的恐懼與憎恨，又是莫名的同情與愛憐。但是她搜盡枯腸，就是想不起在哪裡見過他，也不知道為什麼有這種奇特的感應。

杏姑不願坐困愁城，她步出門外，信馬由韁，又走到湖畔。只見湖邊一株垂柳下坐著兩個少女，她們脫了鞋子，正在踢水嬉戲。

那個東方少女兩腳往水中一踹，向旁邊一位女孩說：「水大！我的腳比妳大！」

那女孩一面笑，一面捶著那位東方少女：「也虧妳！想出這些怪名字！」

東方少女說：「不！真有其人，是我在右江遇到的幾個流浪兒。他們剛好五個，所以我不打草稿，一個配一個。」

另一位笑說：「為什麼妳配火呢？我覺得妳不算火大。」

東方少女笑了，說：「我蠻喜歡火大的，有次他為了保護我，被法王捉去，關在什麼碧水山苑一個山洞裡。後來有位李花姑娘

看中他，把他放了。火大對這事一直耿耿於懷，說要去報恩，結果被師父禁閉三天！」

杏姑聽得真切，忙急步向前，說聲：「兩位打擾了！」

二位少女回過身來，那位東方少女直打量著杏姑，問道：「妳是誰？」

杏姑說：「我叫杏花，大家叫我杏姑。」

東方少女又看了一會，嘆了口氣，說：「難怪！難怪！換了我也要神魂顛倒了！」

杏姑被看得不好意思，問：「請問貴姓？」

東方少女說：「明人不說暗話，我叫衣紅，她叫法蒂瑪。我們有個共同的好朋友，文祥，妳可記得？」

杏姑猛吃一驚，心中的沉澱都翻攪起來了，說：「妳說什麼？這個人好耳熟。」

衣紅一楞，說：「耳熟？前不久的事情，難道妳忘得這樣快？」

杏姑苦思冥想，偏生有一層濃霧，從那聲輕雷、那陣青光起，到方才所遭遇的一切，都緊緊裹著化不開。她只記得家鄉的山水，那是她根源所在；一個溫馨的夢，是希望所在；再就是四法王，是她痛苦所在；還記得兩個不爭氣的姐姐，是責任所在；另外有一張娃娃般純潔的小臉，一團青色的黑影，剩下的盡是一團迷霧。她試著推開它，撩開它，她相信迷霧後面才是真正的自己：「我是誰？我怎麼連自己是誰都忘了！」

衣紅想到四法王能施咒語，他一定在杏姑身上動了手腳。果真如此，杏姑只是四法王的傀儡，顯然美人計又落空了。

在衣紅的計劃中，利用宗教矛盾，略施小計就能鬧亂這龍宮基地。待食物之計不成，還有一著可以靈活應用的妙棋，那就是杏姑。她找到法王的別墅，眼見杏姑出來，便把文祥等人支開，打算下局精采的殘棋。

現在一看杏姑的模樣，不似作假，衣紅束手無策了。為什麼以往得心應手，今天卻步步荊棘呢？莫非賽諸葛是假，成功失敗全靠命運之神？

法蒂瑪做了多年康東布雷的祭司，信徒們喪魂失魄的場面看太多了。她一見衣紅無言，便親切地對杏姑說：「杏姑，來，坐在我身邊，我們聊聊。」

杏姑依言坐了過去，她從法蒂瑪的眼神中，感染到一股平和溫柔的母愛，那是她多年以來無法忘懷的甘霖。她的記憶漸漸鮮明了，由母親慈愛的容顏轉到驚怖的神色，自己衣不蔽體，手中緊緊握著一把紅晃晃的尖刀，面前倒著一個人體。

時間變模糊了，她眼前又浮現出一抔黃土，母親憔悴的眼神，辛勤的雙手。自己已經常躲在濃密的樹叢，看母親十隻手指不斷地挖掘那土堆，小坑變成大洞，大洞變成深坑，深得有一天她把自己也埋在裡面了。

她還記得，在她剛高及桌面的時候，慈愛的父親常抱著姐姐，在她身上又咬又啃的，大家笑得非常開心。不懂事的年齡永遠堆砌在歡樂中，而歡樂的代價，則是當生理成長後，一種需求的壓力，以及對後果的預感錯綜交織的惶然。

人生是怎麼一回事？流不盡的淚水？一代一代延綿不已的痛苦？

不！有一道溫暖的清泉，曾經流過她的心田，依稀中，還是因果的延伸，她的生命已經被苦難裝滿了，容不下任何希望。

為什麼？為什麼是自己呢？

杏姑回憶之門敞開，立刻感到身心交疲，她一坐下來，就不由自主地倒向法蒂瑪懷中。緊接著一股濁氣上升，她再也控制不住，淚水如湧泉般滾滾而出。

法蒂瑪也曾是天涯淪落人，她感同身受，立刻回到了獨木橋畔。普天之下，唯有見識過苦難真面目的人才能體會那種震撼。兩種迥然不同的父愛，一種遺傳自獸性，一種昇華至神性，人只是夾在其中，或浮或沉。

法蒂瑪無需做作，她把杏姑緊緊擁在懷中，一邊輕輕地搖著，一邊哼著一種似歌非歌、似曲非曲的旋律。

這就是天籟，來自自然的謳歌，是所有苦難人賴以洗禮的聖曲。

人心中無非塊壘處處，平安的歲月就像無痕的秋水，過去了什麼都不會留下。挫折磨練卻刻骨銘心，堆砌出一座座高山峻嶺，一道道深谷湍流。大自然是生命之母，唯有它能孕育這種情操，撫慰著無助的心靈。

衣紅看呆了，她是個強者，腦海中只有攻防、策略、勝利。她們剛剛在史南達手上栽了跟頭，那還可以說是非戰之罪。這時她還待搜竭枯腸，如何利用文祥的感情，好讓杏姑心服口服，把這海底搞個天翻地覆。沒想到平素乖巧嫻靜的法蒂瑪，只說了幾句客套話，就讓素昧平生的杏姑山洪暴發！

在小丘後面，三位男士也呆住了，一個個不知所措，各有懷想。文祥是五味雜陳，杏姑不記得自己，好極了！應該沒有自己的責任了！可是她怎麼能夠忘掉這種事？難道自己連這一點分量都沒有？不對！怎麼了？既蒙當局青睞、身負教祖所賦重責，居然這時節還在私情上打轉？

左非右驚的是法蒂瑪，多日相處，深知她柔情似水，卻不知竟有這種魅力。他何嘗不是歷經困厄，何嘗不需要慈母的慰藉。身邊就有個包容萬有的汪洋，為什麼不開懷傾訴，一吐心中的積鬱？

風不懼稟性天成，如同自然界中的木石，他除了謹遵師教，不辭不離之外，萬緣難動於心。但此情此景對他的震撼簡直無可言喻，他以為自己相當瞭解法蒂瑪，法蒂瑪就是法蒂瑪，一個漂亮的小姑娘，遭遇離奇，人品端正，這就值得他敬佩了。

眼下所見，他感到了另一種至大的力量。第一個想到的，就是師父那和藹的慈容，在慈容下蘊含著無比的威嚴，以及更深一層所孕育的智慧。這是他所嚮往、努力追求，而且確信不疑的。那麼法蒂瑪所代表的又是什麼？這種感受像水一樣，像風一般，就在身邊，如果不用心觀看、探索，習慣了就一無所覺。老子說：

「上善若水。

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

「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

「夫唯不爭，故無尤。」

如果沒有水，生命從何而生？人是短視的動物，在二十世紀，無止境地浪費水資源，到了新時代，很多良田都變成沙漠。

二十世紀人類的思想行為跡近瘋狂，人人循私，事事為己。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人就忽視了她的價值！不僅對水，對人也如此，不論好人壞人，只要功成名就、有權有勢，就是眾口鑠金，萬民景仰的偶像！

於是，人世間無視道德倫理，只剩下強權暴力。弱者淪為芻狗，盜賊晉登殿堂。人們張口文明，閉口文化，其實只是時髦的裝飾，華麗虛偽。科技經濟掛帥，地球上污穢處處，生態蕩然。放眼看去，人不過行屍走肉，醉生夢死！

風不懼自命超然，其實只是自我封閉，力求不動於心！這時見到法蒂瑪慈悲的胸懷、安祥的態度，他驀然想起，他最最難忘的不就是禪師祥和的慈容嗎？只是當他感到那股威嚴、再追求最終智慧時，卻把菩薩低眉給忘懷了！

風不懼心中一驚！好險！好險！師父說過，自己總是「不夠徹底」，見葉就不見樹，見樹又不見林，見到智慧，卻不知道「智慧就是慈悲」！

那一邊，衣紅更感染了那股慈愛的力量，淚水本是人類共同的語言，是清洗靈魂的法寶。杏姑一哭，衣紅眼眶就紅了，等杏姑越哭越傷心，法蒂瑪的淚珠也泫然欲滴。衣紅思前想後，怎麼都克制不住，嘩然一聲，水開洞開。

她原本對杏姑有一種莫名的厭惡，她當然知道是出於嫉妒，但她總能說服自己，情關都過了的人，已經沒有男女之情，既如此，怎麼還有嫉妒之心？話雖如此，她每聽到杏姑，提到杏姑，想到杏姑，血管中就有一股怒氣，那是什麼原因呢？

其實她知道為什麼，只是沒有去想，也不願去想。因為那種感覺很爽，她可以任意整文祥一下，見他那種無可奈何的德性，她

就像中了獎的孩子，胸中熱血奔放，恨不得手舞足蹈一番。她的理性很強，感性卻一直被壓抑著，難得有這種調劑。所以一有機會她就無法輕易放過，總要恣興發揮一番。

然而發洩完了，心中又是一陣空虛，就像放了氣的皮球，癟癟的渾身沒勁。左非右點過她，那是本能，一種大自然賦與的生命本能。生命是獨佔的，要將上游各種泉源的流水，一概注入到低窪的小溪來。

就算順著生命，小溪也會匯聚成為大河，大河也將溶入汪洋。既然進入汪洋，哪裡還有小溪呢？

如果一定要把杏姑排除在「自己」之外，那就會永遠停留在生命泉源的階段。衣紅當然明白，所謂修道就是要瞭解自然的道理，然後奔向自然，融入自然，而不僅僅是把自己局限在生命的源頭，停滯不前！

因此，衣紅的淚水是懺悔的洪流，她發現一連串的成功令她自大，自大令她驕狂，驕狂令她愚迷，愚迷則變成嫉妒！

法慧禪師曾傳授「六祖無相懺悔」，一是愚迷，二是僞誑，三是嫉妒。懺者懺其前愆，悔者悔其後過。自己當年信誓旦旦，以為已經大徹大悟，如今居然禁不住一點考驗，一個杏姑就幾乎毀了她累世的功業！

三個女人哭得呼天搶地，聲震四野，整個基地都為之動容。原本靜無一人的湖畔，一時竟然聚集了許多閒雜人等。桃姑、李姑最先趕到，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，不知發生了什麼大事。

普拉格拉和四法王聞聲也匆匆趕到湖邊。

四法王眼尖，在杏姑之側，那不是在巴西遇到的衣紅與法蒂瑪嗎？他立時回頭大喝：「快請大哥！對手混進來了！」

衣紅道聲不妙，忙拍拍法蒂瑪，揩乾了眼淚，起身一看，男男女女連文祥在內，竟有十多人佇立圍觀。

四法王搶到衣紅面前，冷笑一聲，問：「姑娘別來可好？」

衣紅難為情地笑笑：「法王見諒，這位姑娘身世堪憐，就算菩薩也會軟了心腸。」

四法王反將一軍，說：「那姑娘就高抬貴手，放了她吧！」

杏姑是最好的護身符，哪能輕易放了，衣紅說：「法王愛說笑！我們姐妹倆許久未見，有擾各位了，還請自便吧！」

四法王不理她，對杏姑說：「杏姑，快回姐姐身邊去！」

杏姑正哭得愜意，喉頭的呻吟按摩了她緊繃的神經，眼眶中汨汨的清流滌盡了淤積的沉垢，而渾身一股溫暖的血脈，令她遁離了這濁惡的世界、無可奈何的人生。她生平沒有這麼暢快地宣洩過，四法王一出現，天堂頓隱，地獄接踵而至。

杏姑掙出法蒂瑪的懷抱，跳將起來，臉色大變，驚問：「我是誰？這些人是誰？」

桃姑連忙跑過來，抱著杏姑哭道：「是姐姐不對！小妹，請原諒我！」

李姑也撲過來，說：「莫怪大姐！是我說錯了話！」

杏姑看看走近的普拉格拉，再看看兩位姐姐，她又糊塗了：「妳們是誰？」

四法王急得跌腳，說：「衣紅！你們動了什麼手腳？把她變成這樣？」

衣紅叫屈道：「她變成怎樣了？」

四法王指著法蒂瑪說：「那一定是妳使了巫術，讓她喪魂失魄。」

普拉格拉已走到杏姑面前，他笑瞇瞇地看著杏姑，說：「你們都錯了，她只記得我！」杏姑心中驚懼，立刻躲到桃姑身後。

她這一躲，剛好面對湖側的小土丘。無意間眼光一掃，一個熟悉的身影突然浮出雲端，充斥天地，掩蓋了一切。她睜大眼睛看了又看，天地一片迷濛，突然輕聲說：「是你嗎？你也來了？」說罷，身體一軟，竟然癱倒地上。

四法王見普拉格拉越眾而出，本已急上加怒，再見杏姑昏倒，卻沒聽到杏姑輕語的心聲，更是認定普拉格拉搞鬼。先前和杏姑談判，普拉格拉強行介入，他已經難以忍受。方才在電腦房又聽到普拉格拉那些理論，他更認定這一切都是陰謀。很顯然，普拉格拉吃裡扒外，處處給他兄弟留難。

在磁場控制下，四法王無法施展法力，他毫不遲疑，從腰間抽出一根丈餘長的黑皮鞭，喝聲：「大膽！」抖手就向普拉格拉抽去。

普拉格拉也沒料到杏姑會昏倒，他正打算俯身攙扶杏姑，這皮鞭卻迅若雷電，叭的一聲，結結實實地抽在他的肩背上。

人群中又飛出一人，大喝：「四弟住手！」

這長鞭是沙漠中的響尾蛇皮製成，堅韌若鋼。普拉格拉挨了一鞭，頓時衣綻肉裂，方自啊啣一聲，立即伏倒就地，痛得爬不起來。

四法王正要抽第二鞭，大法王怒形於色，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：「哈米！你壞了我的大事了！」

四法王不服，說：「大哥！這是我們之間的私事！他要搶我的女人！」

大法王怒道：「女人！你心中只有女人！除了那根，你還有大腦沒有？」

四法王抗聲道：「大哥！我們躲在海底，受別人操縱，難道就有出息了？」

大法王勃然變色，用力把四法王往桃姑那邊一推：「你給我住口！你有出息！滾到女人堆裡去！」

四法王悻悻然走過去，把昏迷不醒的杏姑由桃姑懷裡拉過來。桃姑好心說：「王爺休息一下，我會照顧小妹的！」

四法王叱道：「誰要妳照顧？給我滾開！」

這頭桃姑嚇得渾身顫抖，李姑忙過來把姐姐拉開。那邊大法王則扶起普拉格拉，見他背上血流如注，連忙施展法力，手心泛出一股淡紅血光，堪堪照向普拉格拉身上。

突然，一陣青光閃過，一抹青黑影子翻身躍起，在脫離普拉格拉的軀體後，身形陡變，迎風而長，儼然一個兩丈高的巨人。

那巨靈暴喝一聲：「豎子狗膽！」

大法王驀吃一驚，收了紅光，詫道：「博士！你怎麼了？」

巨靈目露凶光，嘿嘿連聲：「什麼博士不博士？我不過暫時借來住住，沒想到你也有這等手段！害得我露了原形！」

大法王到底不是泛泛之輩，聞言立刻躍開數步，哼聲道：「何方妖孽？居然騙過了本王的法眼！」

巨靈哈哈大笑，說：「什麼芝麻法眼？識相的把這座龍宮獻給我，否則本尊一翻臉，立刻將你這片基業化為齏粉。」

大法王冷笑道：「只怕未必！」說畢，手一揚，一道紅光已向巨靈頭上擊去。

巨靈喝道：「好！本尊被禁錮千載，今天正好試試身手！」他猛然一搖，先分一道青光將四法王與杏姑罩住。同時身體像陀螺般快速旋轉，一道道青光光芒，如同慶典中爆發的煙花，直向一干人眾射去。

大法王因有特殊設備，在磁場維護下，神通猶在。一見巨靈居然不受磁場影響，足證本領非凡，他神色大變，咄咄連聲，施出看家本領，直催紅光向巨靈攻去。

文祥等人躲在一旁，最初一直不敢露面。等到情勢驟變，他們剛剛現身，杏姑的眼光已直射過來。文祥心神一顫，左非右知道不妙，立刻向風不懼示意，聯手將文祥拖開現場，藏在山石之下。這時文祥力疲神傷，只得任他們擺佈。

衣紅與法蒂瑪原在杏姑身後，那巨靈發出的青光不僅罩住了四法王，也成了她們的護身符。光雨襲來，當者立即頭破血流，一時喊痛之聲震天，狼奔兔走，湖邊一片大亂。

大法王發出的紅光雖強，在那青色光雨之下，卻顯得左支右絀。只是巨靈也頗識利害，手掌連摧，青光聚集成束，直向大法王衝去。

四法王被困，急切間只能自保，好在青光並無傷害之意。看看杏姑尚未甦醒，四法王在光團中急呼：「大哥！快放磁通子！」

巨靈發現大法王實力不弱，一時間不能取勝。他知道這裡磁場威力強大，這也是他匿身隱跡此處的原因。一聽四法王提醒其兄，一不作二不休，鋼牙一咬，厲聲道：「磁通子？莫非是剛才我那廬舍胡說八道的一些鬼話麼？」

大法王也不答話，立刻收了紅光，向腰間用力一拍。但聞嗤嗤連聲，四下響起唧唧蟲鳴，初時只如曠原的秋夜，尚頗悅耳。誰知聲音逐漸增強，化為萬億，匯為潮繁，到後來簡直刺耳欲聾。

大法王高呼：「大家快把耳朵塞住！」

基地中常有演習，不等法王作聲，眾人早已抱頭掩耳。衣紅和左非右等見了也有樣學樣，除了覺得頭皮發麻，全身滾燙之外，倒還忍耐得住。

那巨靈自恃神通，完全沒有將這些所謂的科學技術放在心上。所謂天有天道，魔有魔徑，道法、科技不過是一體的兩面，各有其適，各得其所。他未逃離天庭前，就已透過各種管道，得知當今天下大勢。顯然電腦城於他不利，一般山野也容易被察覺。只有幾處海底與地底的化外之境，最適於長期潛藏。

電腦勢力越盛，人間反抗的作用力也相對增強。真理教、自覺會和席克人等不過是冰山的一角，其他力量微弱的，或是混跡正反之間、掙扎在人仙邊緣的失落者，無不聲氣相通、彼此支援。巨靈廣佈眼線，早就將人間世打聽得一清二楚。

經過分析判斷，他認為大法王的基地未為電腦當局所知悉，兼以本性屬木，最怕金屬，有了磁場的保護，對他法力的恢復大有進益。在得知大法王一家的情況後，他就有了決定。綁架若夢雖係一時機緣，但早就是計劃中最佳的方案。

當他擄了若夢，還未回巢，就先至碧水山苑的後山，將若夢押入杏姑的靈竅中。能有四法王這號人物替他保護，再也理想不過。

接著他回巢看了看，又到各地安排了一下，就隨著法王的人員潛入海底。他既係靈體，只要知道方位，天上地下來去自如。但他知道，最理想是找個合適的廬舍，暫且寄身。選來選去，他看中了普拉格拉博士，暫且隱伏其中。

沒想到四法王把杏姑也帶來了，更想不到四法王覬覦小姨子，千方百計要弄到手。巨靈的法力神通還未完全復原，大法王無意中把他逐出普拉格拉的身體。更想不到這唧唧的磁振聲正來自金屬，恰是他的剋星。

巨靈感覺到那股震盪漸漸侵蝕他的靈體，不及另作他圖，他大喝一聲：「好！我跟你們拼了！不將此地蕩平，人間是白來一遭！」說罷，他一拍天靈蓋，猛聽一聲沉悶巨響，由地底深處傳來。那是他勤練多年的次聲波超能大法，專事銷熔各種震波。他這一拍，巨響甫出，唧唧之聲頓止，四下一片岑寂。眾人只覺得情況太不正常，紛紛揚頭瞠目，想知道發生了什麼變故。

這時大法王被磁振所制，這種震波力量強大，無與倫比。他踉蹌退了兩步，慘叫一聲，口吐鮮血，立時昏倒在地。

在此同時，一陣比一陣、一波比一波強大的，由最低頻的振盪，到次低頻的蛻變，轟轟嗡嗡、忽忽隆隆之聲，由遠而近、由深而淺，從四面八方鋪天蓋地洶洶而來。

這種次聲波的低頻，是每百秒、十秒振動一次，對地殼的破壞力量極大。巨靈也是迫不得已，不作此搏命之舉，怕也難逃大法王磁力線之害。

整個基地中，除了眾人所在之地，約有數公頃區域震動較不明顯外，周遭各區的地殼都變得像液體一樣，緩慢而不停地上下波動。碩大的玄武岩塊紛紛斷裂，緊接著碎石崩飛，殘嶄錯立。有些地方噴出白花的蒸氣，其去如矢，其量如潮，蔚為奇觀。

這湖約有七八公頃，此時湖水竟然沸沸揚揚，蒸氣上騰，浪濤翻滾，不一會雲霧氤氳，水面魚屍飄浮，白花的激來盪去。

更令人怵目驚心的是，百十公尺之外，在頻頻斷裂下落的石塊間，熾熱通紅的地心熔漿從石隙中如湧泉般，夾著薰人欲嘔的硫黃汨汨而出。

一時濃煙密佈，紅光燭天，燥熱難耐。岩塊傾軋激碰，爆炸之聲此起彼落，時有滔天熔漿，轟隆而起，嗒然而落，濺起紅雨陣陣。

近處人們呼兒喊娘，東奔西竄，遠處早被熔漿淹沒，杳無人聲。

剎那之間，這寧靜的世外桃源蛻變成無邊煉獄。倖存的人擁擠成堆，驚恐戰慄，惶惶靜待末日的降臨。

眼看地殼綻開，大禍即將到臨。

「無量壽佛！」但聞一聲宏喝，一陣金光閃過，眼前騷亂立止。驀地一陣清風吹過，大地像鋪了一層冰毯，紅光頓斂，地火盡熄。

半空中飛下五人，第一位是個道者，鬚鬚滿腮，身披百結叫花衣，右手持著塵尾。身後四人一字排開，一個精悍的瘦子，旁邊一個矮若冬瓜的胖子，另外兩個有若孿生的弱智兒，一個歪著腿，一個癩著腳，看上去不倫不類。

那道者飛到巨靈面前，半懸空中，剛好與巨靈相齊。道者說：「大膽妖孽，貧道錢昆，特奉師命來此除你！你由都天寶籙逃出，那是昊天一念之仁，給你自新的生機。可惜你惡性難改，挾持了我若夢師妹，那也是她命中該有此劫。你若不再作惡，貧道也奈你不得，現在你翻動地函，要置千萬生靈於死地，此心難恕！」